

## 水未歸，路仍在

世人覺得年少時期心中無「悔」字，但我卻相信。人們都說少年血熱，以為自己的每個決定都能在時間裡熔成金鐵，殊不知多數不過是潑出去的水——起初還映著天光雲影，頗有些詩意，轉眼間便滲進土裡，連痕跡都尋不著了。

十八歲那年的志願表，攤在油膩的飯桌上像一張冷掉的判決書，父親的食指像生鏽的鋼筋，重重戳在「土木工程」四個字上，那手指我是認得的，指甲皸裂，指節粗大如樹瘤，掌心的紋路裡嵌著洗不淨的水泥灰，一條條縱橫交錯，是樓房在他身上畫下的等高線。「選擇這條路」，他的喉結滾了滾，聲音像是從胸腔深處的水泥攪拌機裡發出來的，「踏實」，我盯著那雙手，忽然想起小學時他來接我，同學竊語說：「你爸的手好像總也洗不乾淨。」那時我埋頭疾走，把他狠狠甩在身後。如今這雙手又橫互在我面前，要替我抉擇人生的藍圖，三天，整整三天，那張表格成了我們之間無聲的戰場，他沉默地抽菸，菸灰掉在「文學系」的欄位上，像給我的夢想灑上骨灰。某天黃昏，我把錄取通知書拍在桌上，紙邊割破指尖，血珠沁出來，有種虛假的壯烈，母親端茶時手是抖的，玻璃杯底磕著托盤，嘩、嘩、嘩，像秒針在倒數著什麼，我抓起茶杯，走到水槽前，手腕一翻——嘩啦，熱茶潑進不鏽鋼槽裡，撞出空洞的迴響，水花濺到窗玻璃上，順著往下淌，像誰倉促地寫了幾行潦草的淚。父親始終沒有抬頭，他盯著流理台內殘存的幾片茶葉，在水槽濾網上徒勞地打轉，最後卡在網眼裡，像些被生活篩剩的渣滓。

中文系的教室有種陳舊的香氣，是線裝書的霉味混著年輕人的汗，臺上老師講著《楚辭》，說屈原投水是「以清澈濁」，我卻想起家裡那個水槽，想起那聲虛張聲勢的感覺。起初確是好的，我在破爛的紙堆裡打撈月光，以為每個字都是一顆不會墜落的星，直到大三那年，隔壁床的每天夜晚點燈備考教師資格，燈罩都被他呵氣呵出團團黃暈，某夜我好奇問他為什麼讀到這麼晚，他忽然說：「我爹媽去當舖當掉他們結婚時訂做的黃金首飾，還去跟親戚借錢，才湊齊我來此的學費」，燈泡滋滋響著。畢業後我擠進一家出版社，社址在街道深處，不能直接接收到日光，校對臺的燈管總是嗡嗡低鳴，好似一群被困在玻璃裡的蒼蠅，我的工作就是給別人的文字捉虱子：「這個『的』字冗餘，那個典故錯置。」有一天，我發現自己校對的竟是本建築圖鑑，銅版紙上印著巨獸般的起重機，塔吊的鋼臂劃破天空，像個巨大的、無情的座標軸。深夜十點，我終於校到最後一頁，編者按語寫著：「每一棟建築的完成，都是對大地的又一次征服。」列印機剛好在此時卡紙，發出老人痰塞般的咯咯聲，我伸手去扯，紙張嘶啦裂開，裂縫正好穿過「征服」二字，推開滿桌稿紙時，它們如雪花般飄落，像場為誰而下的。決定回家的那個清晨，城市正下著細雨，公車駛過新建的大橋，橋墩上新刷的灰漆亮得刺眼，我想起父親說過，水泥未乾時最怕雨水沖刷，會蛀出蜂窩似的孔洞，看起來完整，裡頭早就崩裂了。

老家還是七坪大的客廳，父親在看電視，螢幕裡的人物正慷慨激昂地潑灑言語，反光映在他臉上，把他的皺紋用影子刻得更深，他整個人都褪了色，像件洗過太多次的工裝，連原本的藍都泛成了灰白。我想開口，喉頭卻被什麼堵著，這些年浸泡在文字裡，學會了各種華麗的詞藻，此刻卻連最簡單的「我回來了」都鏽在舌尖。他擺擺手——還是那雙手，只是更枯槁了，皮膚緊貼著骨頭，像層糊壞了的水泥批土，他起身去廚房，我看見水從飲水機流出，水流沖進杯底，被茶葉染色，由清轉濁的過程，杯子遞過來時，我碰到他的手，涼的，粗礪的，像撫過一面風化已久的牆。「如果當年……」我終於擠出聲音，每個字都帶著毛邊，「水潑了，地還是要走的。」他馬上回我，語氣平靜得像在陳述自己的經歷，我愣愣地接過杯子，水是溫的，溫度透過杯壁一絲絲滲進掌心，突然間，我全明白了，當年我潑出去的水，從來就沒有消失，它只是換了形式，有的蒸發成我半夜時冒出的冷汗，有的滲進父親日益佝僂的脊樑，更多的，默默浸潤著我們之間這片乾裂太久的土地。

如今我仍在寫字，只是筆畫裡開始混進砂石，我寫父親那樣的建築工人，他們如何校準鉛錘線；如何在灌漿時聽出混凝土的呼吸；如何在每根鋼筋的交界處，綁出無人能解的符咒。某個深夜，我忽然寫下這樣的句子：「他們建造整座城市，最後只帶走指甲縫裡的灰，而那點灰，才是真正的藍圖——關於生存，關於如何在不屬於自己的宏偉裡，摳出一小塊容身的凹陷」。稿子發表後，我收到一封讀者信，是位退休的老泥水匠，他說讀著讀著，好像又摸到了二十歲那年的磚刀，「冰涼的，沉手的，可是握久了，就生出自己的溫度」。我把信拿給父親看，他戴起老花眼鏡，讀得很慢，嘴唇無聲地翕動，讀完後他摘下眼鏡，用衣角慢慢擦拭眼眶內的淚水，許久，才說：「這字，比水泥更實在。」那一刻，我望向窗外，夕陽正斜斜照進廚房，那我曾經潑出水的的不鏽鋼水槽，竟泛著一層柔和的、金色的光。傍晚，父親開始和我聊工地往事，他說最難不是砌牆，是「勾縫」——要把水泥仔細填進每塊磚的隙縫，不能多也不能少，多了顯蠢，少了漏風，「人生也一樣」，他難得笑了笑，皺紋像漣漪般，「該填滿的縫，一道都少不了。」

覆水難收，這四字箴言，我們總是把他當做警鐘，警示人莫要輕率，然而我如今倒覺得，它的真義或許在於——正因為收不回，那水才得了自由，它不必再困於容器，不必再維持某種體面的形狀，它可以滲透，可以蒸騰，可以在某個意想不到的清晨，凝成葉尖上的露，或是誰眼角一閃而逝的濕意。所以，最後悔的不是做出壞的抉擇，而是當初連伸手的勇氣都沒有，我們總會在某個深夜突然想起，那件事該怎麼做，當初那個猶豫的自己連試都設敢試，有些人 and 事根本沒有「下次」，為了怕一點麻煩放棄夢想，到最後都成了心里反覆拉扯的刺。

隔天，經過新建工地，圍籬上掛著標語：「打造明日地標」，我駐足良久，看那些頭戴安全帽的身影在鷹架上移動，小如蟻群，忽然覺得，所謂地標從不是鋼筋玻璃的巨塔，而是這些普通人，他們流過的汗，磨破的手，夜晚腰痠時的悶哼，這些注定「收不回」的付出，才真正標記了這片土地曾經如何被活過。晚風起了，吹動圍籬上的標語獵獵作響，那聲音多像多年前，我撕碎志願表時的決心，印表機卡紙時扯下的裂痕，只是如今的我聽懂了，這些響聲裡不止有撕裂，還有迎風鼓滿、幾欲破裂的顫動。返回的路還很長，我踏著自己的影子前行，覺得腳下每一寸都是濕的——不是雨，是無數個我、無數個父親、無數個在生活裡潑出過什麼又繼續前行的人，共同凝聚的、看不見的水。

這水，終究是收不回的。也幸虧，收不回。



## 高一組

### 第一名

篇名：水未歸，路仍在(覆水難收)

編號：06126

### 評語

似自傳式長文，故事圍繞在覆水難收的「難」，這個難在於面對抉擇後的不悔，這個難必須禁得起時間沖刷，這個難來自於文中的「我」與「父親」之間的張力，讀來沉重鬱悶卻頗能感同身受(想起評審老師當年選填志願時)。切題而作的故事，興許是真人真事改編，抑或虛構，但不論如何，情感真切，令人動容，發人深思。或能繼續創作成劇本，搬上螢幕。